

崔溥漂海录 研究

葛振家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7-80050-573-1



9 787800 505737 >

ISBN 7-80050-573-1/K · 93 定价: 14.00元

崔溥漂海录研究

葛振家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崔溥溥海景研究

葛振家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8 印张 201 千字

印数 0001—1000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73-1/K·93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大宇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目 录

前言.....	葛振家(1)
---------	--------

中 国 编

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初探.....	葛振家(5)
《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	葛振家(30)

韩 国 编

《漂海录》韩译本序文	崔基泓(54)
成宗时期崔溥之漂流及其漂海录	高柄翊(58)
评英文版《锦南漂海录译注》	高柄翊(76)
漂海录研究	崔来沃(82)
《锦南漂海录》研究.....	崔来沃 崔柱贤(113)
崔溥《漂海录》与明代海防.....	金在先(156)
《漂海录》中明弘治年间之苏州景观.....	金在先(172)
关于锦南崔溥撰进漂海录受难 与戊午被祸的考察.....	杨万鼎(179)

日 本 编

谈《唐土行程记》.....	牧田谛亮(205)
---------------	-----------

美 国 编

英文版《锦南漂海录译注》序…………… 约翰·迈斯凯尔(221)

前 言

葛振家

这是一部研究崔溥《漂海录》的论著，集中了近年来中、韩、日、美各国学者对这一专题研究的成果。

崔溥《漂海录》，是 500 多年前朝鲜人崔溥（号锦南）撰写的长篇中国见闻录，主要记述了明弘治初年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情况。它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可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游记）媲美。漂海录宽泛的文化内涵、包罗万象的内容、可供取资的材料、以及认识中国的深度，非前者可及。

在崔溥的国度，《漂海录》不仅轰动其时，而且以它的长远价值作为重要典籍收入史册，自然也成为学者瞩目的研究专题。1964 年，韩国史学家、原汉城大学校长高柄翊教授论文《成宗时期崔溥之漂流及其漂海录》，该是当代韩国学界专题研究崔溥《漂海录》之始。1979 年崔溥后裔、韩国汉学家崔基泓先生将原汉文《漂海录》译成韩国文出版，更便于学者研究与读者阅览。近年，韩国崔氏后人及学者们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发起锦南学会。1994 年，由崔氏后人、学者组成《漂海录》踏访团，以饱满的激情、严肃的态度和深沉的思考，沿着 500 年前先人足迹，踏访了宁波、杭州、北京、辽阳等地，缅怀先人，交流学术。他们切身感到大陆与半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他们中间有崔溥第十七代旁孙、锦南学会发起人、年近八十高龄的崔基泓夫妇，锦南学会发起人崔琪焕先生、崔基锡

先生,公州崔锦焕先生,光州崔相焕先生,全北崔益洙先生、崔重焕先生、高永莢先生,出版界崔哲镐先生,新闻界李重冈先生、崔珍焕先生,文物界李广善先生,还有资深的李敦夏先生、金麟极先生、杨万鼎先生、金宪佶先生、金钟浩先生等。应该记住这些不忘其本来的人。

韩国学界对崔溥《漂海录》的研究,不仅限于《漂海录》本身,且对崔溥其人、其时代、其人文环境等,进行多角度的研讨,不断发表评介文章和研究论文。

在朝鲜,1968年平壤刊行朝、汉文对照本《漂海录》,收入朝鲜古典文学选集第29册。不过删节颇多,不甚完整。

在半岛境外,对崔溥《漂海录》的介绍与研究,可以说日本是最早的。早在明和六年(1769),学者清田君锦就把崔溥《漂海录》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并以他的史观对该书作了评介。在日本,崔溥《漂海录》日译本问世后,同晚于崔溥52年赴明的策彦周良撰录的《入明记》互为参证,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明史的必读参考书。日本史学家、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牧田谛亮教授1959年撰著《策彦入明记研究》,收入崔溥《漂海录》,将两部同时代记述中国的古籍归并一起,方便翻检比照。

东方著述引起西方学者瞩目,崔溥《漂海录》就是一例。196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翰·迈斯凯尔将崔溥《漂海录》译成英文,并把译介该书作为学位论文。

笔者于1988年在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读到这部古籍的不完整手抄本,1990年在高丽大学辛胜夏教授帮助下,读到完整原文。后经年余时间比勘,标点,注评,1992年出版了中国点注本《漂海录》。这部“摹写中原之巨笔”问世500年后,终于展现在它所摹写之地。引起历史,文博,地志研究者的注目。相信经过必要的研究周期,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发表。

历史上外国人对中国的记述中,崔溥《漂海录》应占有重要的位置。仅只知道《东方见闻录》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不了

解《崔溥漂海录》，不能不是缺欠。

编著《崔溥漂海录研究》的立意，其一是展示各国研究者就这一专题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从中了解不同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其二是推动我国对这部记述中国情况的域外汉文古籍的研究。从中汲取我国史籍未悉的材料，理解大陆与半岛相近又相知的文化底蕴。从这方面说，颇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漂海录研究》撰稿人都是这一专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高柄翊教授和牧田谛亮教授是学界知名学者，同时也是漂海录的先行研究者，本论著选收了他们推动漂海录研究的开拓之作；民俗学家崔来沃教授将崔溥漂海录与其他漂海录比较，就内容版本，以及研究现状，做了概括性研究。并且与长女、年轻学者崔柱贤合作，就崔溥漂海录的文学性进行共同研究，别具一格；金在先教授在历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提出有关论文，形成漂海录中国行记系列研究，本论著选收其中两篇；乡土文化学者杨万鼎先生特别为本论著寄来论述漂海录背景的新作。但与迈斯凯尔教授未能联系上，因此他在这一专题研究的新作也未能得知，是件憾事。考虑到本论著有一篇评价他30年前英译《漂海录》序文的文章，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和参照，也将原文收入本论著，想必会得到作者理解。有幸在韩国友人帮助下得到这篇长文。笔者从中国角度论述《漂海录》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首先以崔氏目所经见、耳所听闻的内容为依据，进行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照历史上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述，进行再探讨。这就是收入本论著的两篇拙作。本来还想对比朝鲜诸《燕行录》，再进行竖向探讨，但未能从容时日，只得留作日后的课题了。

这部中、韩、日、美学者论文集的问世，离开译者是难以想象的。本论文集的日文稿特请吕永和教授翻译，韩文稿由硕士研究生金英姬翻译，英文稿由硕士研究生安娜翻译。在此真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值此《漂海录研究》出版之际，我们还要感谢韩国教养社崔哲

镐先生的热心协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当然，也对本论文集未能收选到朝鲜学者的论著，不禁感到遗憾。我们期待今后在共同课题研究中，加强合作与交流。

1995年2月于北京大学

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初探

葛 振 家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要旨

有关明朝弘治初年海禁、海防及办理漂流案的记载

明朝弘治初年海禁、海防情况

漂流案的审理程序与明弘治初年的法度

有关明朝弘治初年南北交通与防务的记载

驿站分布与卫所关隘防务

治河修运与堤坝闸堰之制

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

有关明朝弘治初年市井风情的记载

从崔溥其人看儒家思想对朝鲜的影响

距今 500 多年前，朝鲜人崔溥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漂海录》。其内容以他及同船 42 人遭暴风，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沿岸，再经水路和陆路返国的经历为中心，涉及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中国明代的海防、政制、运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中朝两国的关系等，都是一部很有参证价值的古籍。

《漂海录》原是崔溥写给朝鲜国王的内部报告。由于在此之前

李氏朝鲜时代“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①，崔氏所见所闻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深受朝廷重视。《漂海录》是以流畅的汉文写成的，全文5.4万余字。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简练生动。问世后愿见者众但流布未广。至崔溥死后70年（公元1573年，朝鲜宣祖六年，明万历元年）^②，由其外孙柳希春（时任校书提调）以校正本锓梓刊行，才得以传世。朝鲜《海东文献总录》及《文献备考》都把它作为重要古籍收入。

1979年，崔溥旁裔崔基泓将汉文《漂海录》译成本国文，在汉城出版。这固然有其荣宗耀祖之意，但作为对一部重要古籍的挖掘和整理是十分有意义的。1968年，平壤刊行朝、汉文对照版《漂海录》，收入朝鲜古典文学选集第29册，删节颇多，不完整。日本早在1769年清田君锦便把《漂海录》译成日文，改名为《唐土行程记》。美国也于1965年由约翰·迈斯凯尔将《漂海录》译成英文，名为《锦南漂海录译注》。然而这部“摹写中原之巨笔”，在我国却鲜为人知。笔者于1988年在平壤读到这部古籍不完整的手抄本，1990年在高丽大学辛胜夏教授帮助下读到了全文，深感这一域外汉籍应该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不拟对漂海录进行全面评述，只选择以下四个方面试做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一 有关明朝弘治初年海禁、 海防及办理漂流案的记载

明朝弘治初年海禁、海防情况

倭寇之患，在明初就比较严重。明太祖针对这种情况，曾在山东至广东濒海之地筑城增兵，加强海防工事，建立了严密的巡检制

① 《漂海录》卷三，五月十六日。大江指我国长江。

② 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历，汉字数字表示以干支纪年的旧历。

度。永乐十七年倭寇辽东被歼后，倭祸稍止。直到世宗嘉靖中期的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但终不能杜绝。

从《漂海录》提供的材料看，弘治初年明朝政府海禁极为严格，官民海防意识也很强。崔溥等人漂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牛头外洋，“见山上多有烽燧台列峙”^①。他们弃船登陆后，即被误为倭人。当地居民一面包围盘问，一面驱赶递送官府。“群聚如云，叫号蹶突”，“或带杖剑，或击铮鼓”，“里人皆挥梭杖乱击”。“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递送前里”。“道旁观者皆挥臂指颈作斩头之状”^②。第二天，海门卫千户许清即“闻倭犯界，专为捕获而来”^③，疾驱崔等前往海门卫桃渚所审问。“行将近城（桃渚所）七八里间，军卒带甲束戟，铙钲彭排，夹道填街。至其城，则城有重门，门有铁扇，城上列建警戍之楼。”^④“城郭如关防”^⑤。崔等途经“城临海岸”的宁海县健跳所，又见“有兵船，具戎器，循浦上下”，“入城门，门皆重城，鼓角铙钲，声震海岳”。“所千户李昂躯干壮大，容仪丰美，具甲胄兵戎”^⑥，“以百千兵甲环城拥闔”^⑦。宁海县越溪巡检司，是崔氏一行通过的第一个巡检司。“城在山巅，军卒皆带甲列立海傍”。由此可见，明初太祖为加强海防沿海筑城，移置于要塞的卫所，至弘治初

①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十六日。

②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十八日。

③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十八日。

④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十九日。

⑤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十八日。

⑥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二十四日。

⑦ 《漂海录》卷一，闰正月二十五日。

年仍设兵戍守^①。

台州地处浙东沿海，屡遭倭寇侵扰。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之五十五·沿海倭乱》记载，自洪武十七年至正统四年的50多年间，仅浙东一地遭倭寇侵掠就达7次。尤其台州桃渚一带受害最甚。正统四年(1439)四月倭寇浙东。“倭大鹄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剖视中否为胜负饮酒，积骸如陵。”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不难理解被疑为倭的崔氏等人为什么受到盘问、驱赶乃至殴打。《漂海录》生动地记述了当地官民对倭寇侵掠的紧张气氛以及他们的高度的海防意识。

弘治初年，关禁条例依然很严格。崔等一踏上大陆就处于严厉的关禁气氛之中。上陆第二天，他们遇到的明朝第一个地方基层官员是千户许清。许曾告诉崔：“我大唐法度严厉。”^②同时还有人告诉他：“自古倭贼屡劫我边疆，故国家设‘备倭都指挥’、‘备倭把总官’以备之。若获倭则皆先斩后闻。”^③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刘泽也对他说：“汝类私越边境本当处以军法。”^④在杭州，又有官人告诉他：“国法甚严，律条甚重，漏泄夷情新例充军。”^⑤

对照《大明会典》关于“私越冒渡关津”的规定：“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守把之人知而故纵者同罪。”关于“盘诘奸细”规定：“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及

① 据《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记载，洪武二十年“复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于浙，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场，及青村、南汇嘴城二千户所，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山、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先已置八千户所，日平阳、三江、龙山、霁霁、大松、钱仓、新河、松门，皆屯设守。”洪武二十三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檢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

② 《漂海录》卷一，正月十八日。

③ 《漂海录》卷一，正月十七日。

④ 《漂海录》卷一，正月二十一日。

⑤ 《漂海录》卷一，二月初八日。

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并与犯人同罪。”关于“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规定：“走泄事情者斩”^①。可以看出，当地官民强烈的关禁意识，与当时严格的关禁条例的规定有密切关系。

与关禁相辅相成，明代为奖励海防人员执行防务，还实行赏功制度。据《明史》记载：“太祖时……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②到以后，嘉靖三十五年，改定为“斩倭首贼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者赏银百五十两，从贼一级，授一秩……海洋遇贼有功，均以奇功论。”“万历十二年更定，视旧例少废，以贼众及船之多寡为功赏之差。复定海洋征战，无论倭寇、海贼，勘是奇功与世袭。”^③《明史》虽未详记弘治初年的规定，但从《漂海录》中提到狮子寨守官误认崔氏等人为倭，欲献献图功的情节看，弘治初年也是实行赏功之制的。

当时海禁极严，一旦外人入境，海防单位很快便作出反应，采取严厉的措施和对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崔溥在《漂海录》中记下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杭州府就护送他们赴京通报沿途各府驿的一份公文（据崔说，公文的内容是杭州府武林驿官员顾璧透露给他的）。这份公文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明朝弘治初年海禁等方面的情况。现引述如下：

“杭州府为海洋声息事，奉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札付抄，蒙钦差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张庆、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畅亨会案前事，据总督浙江备倭署都指挥僉事黄宗、巡视海道浙江按察司副使吴文元呈，并定海、昌国等卫及台州府等衙门各状申报，弘治元年闰正月十七日，瞭见海门卫桃渚千户所牛头外洋有船驶入狮子寨等，

① 《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七，刑部九，律例八，兵律二。

② 《明史》卷九十二，志第六十八，兵四。

③ 《明史》卷九十二，志第六十八，兵四。

因为照系干海洋船只重事就经并行。总督巡海分守分巡官员督令把总并所属沿海军卫巡司出海等官部领军船哨究，操守提备。续据署都指挥金事黄宗等呈备桃渚千户所申，该千、百户柳春等带领旗军前去临海县二十都，与同当地火甲获住人船，押送到所审问。语言难辩，据写姓名、来历、缘由抄单呈报前来，会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畅亨，议看得单内开审夷人崔溥。虽据供写朝鲜人往济州等处海道，为暴风所逆，得到天子大国之界等情，但恐夷人多诈，真伪难测，况无开报所泊船内曾否点检有何器械，并别项行李等件俱合勘审。又经行据总督备倭署都指挥金事黄宗、巡视海道副使吴文元、分守右参议陈潭、分巡副使杨峻呈该把总松门等卫所、备倭指挥同知刘泽呈送夷人四十三人会同审，据一人写名云云，再三会审无异。随将印信、马牌、榜录、文籍、冠帽、包等件点看明白，给与崔溥等收领，及将所获夷船拖阁上坞外备由，连人并刀一把、弓一张解送到职。会同浙江都、布、按三司——掌印都指挥金事崔胤、左布政使徐圭、副使魏福复审相同，缘系遭风外夷，人船事理，拟合通行除外，仰抄领人案，回司照依会案内事理。即将崔溥等——本司给批差委指挥金事杨旺——管送赴京，及行所属驿递应付差去官员廩给、站船，并伴送军余及崔溥等口粮、红船、脚力合行。前路官司一体应付，其发去刀一把、弓一张转发官库收贮，取库收缴报，仍仰径自会奏施行，先具抄案依准，各另呈来。”^①

从这一段公文中，可以了解到，当发现崔溥等人泊入狮子寨后，各级海防单位如何采取对策，由何单位出海监视、操守提备，由何单位捕船拘人、审查核实，均有明确的分工。它反映出当时各级海防单位常备不懈，海防信息通畅，指挥调度迅捷，海防设施也是完备的。

^① 《漂海录》卷二，二月十一日。